

田荒丁缺取具各該府親詣踏勘的確荒畝冊結前來除將冊結揭送戶部查考外臣謹會同江南江西總督臣麻勒吉合詞具疏伏乞

皇

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康熙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

蠲免疏二

戶部覆

奏臣等查先經該巡撫董於地方做壞案內題報寧州上

高等州縣人民死徙田地拋荒現行各該府確勘另案題

蠲臣部以應俟題到之日核議等因在案今據該撫疏稱

寧州上高廬陵吉水四州縣併南九二衛因康熙八九兩

年荒旱更兼康熙十年旱魃異常繼以瘟疫交侵人民死

逃田土多荒取具各該府親勘的確冊結會同該督具題

前來查冊開寧州上高等四州縣荒蕪田地塘共四千九

百三頃六十六畝零應免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兩六錢零

米二萬四百二石三斗零又南昌九江衛共荒蕪田地五

百二十九頃三十二畝零應免銀四千一百七十五兩三

重修上高縣志卷九

知縣事古閩林元英纂輯



藝文志

庖犧畫卦意在象先後聖有作心所同然微言既絕
著述萬千撫物起義垂詮匪文是溺惟事相宣
傳之奕禩掌故備焉雕蟲篆刻光景流連無當體要
弗著於編作藝文志

奏疏 呈稟附

明

乞保聖躬疏

南京監察御史臣曹汝蘭謹奏爲君身關係最重懇乞皇上加意自愛事臣以一介豎儒起自小吏叨列言路臣之踵頂不敢自有而思竭蹶爲皇上用臣竊惟人君之治天下有當兼舉之以爲全者遠在天下有當亟先之以爲重者近在一身故首敢以愛身之道進然而非臣之言也人之有身也兼所愛則兼所養蓋養身之說有自來矣愛之則必安之故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言安身卽所以安民也愛之則必保之故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言保身

卽所以凝道也愛之則必守之故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言守身卽所以事親也愛之則必調其血氣而凜凜戒之故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於此知戒則益之又益以至於盛於此不戒則損之又損以至於無餘也然則皇上所以法占聖賢宜無急於愛身者然而非獨此也太祖高皇帝謂儒臣詹回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甚於鳩毒前代人君以此敗事者不少益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詹回頓

首謝曰誠萬世子孫之法也成祖文皇帝曰人心誠不可
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世宗肅皇帝
謂大學士楊一清等曰卿開導儲君造端夫婦誠不可不
重朕於后與二妃皆以禮接之以道率之而於多慾之戒
色荒之懼每兢兢焉然則皇上所以法列聖宜無急於愛
身者然而不獨此也皇祖初年所以防未萌之欲者有輔
臣箴戒在焉始之曰身爲民表心與天通斯須不和則乖
戾起斯須不敬則傲慢叢繼之曰不以嗜慾滑和不以逸
豫滅德終之曰冲和者養德淡泊者養祿危厲者養安憂

勞者養樂朽索在手勿謂無傷覆車在睫奈何弗防和不
可流敬不可忘慎終如始萬壽無疆而吃緊要在無色荒
三字兢兢惕惕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目擊而道存志帥而
體充皇祖之所以強固精神者大率由此然則皇上所以
法皇祖宜無急於愛身者然而非獨此也臣聞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誠重之也當成人冠婚之初父母之所以告其
子者必曰端爾志肅爾儀無搖爾精無役爾形語語皆以
身爲重而况陛下握符膺籙前而祖宗之統緒後而神聖
之國祚皆係陛下之一身宜何如致慎哉有如先帝如在今

日見皇上元服初加大婚禮成其所以勸勉皇上必首重
皇上之身是皇上所以仰體先帝之德意宜無急於愛身
者然而又非獨此也臣又以人心之屬望推之而知皇上
愛身之爲急也臣聞邸報見諸臣章奏無不以聖躬爲急
務者陛下以爲泛常之迂言乎抑亦有所關切於中而不
得已者乎大抵臣之於君猶子之於親今有子於此而不
祝其親以百年壽考者非所以爲子也有臣於此而不祝
其君以萬壽無疆者非所以爲臣也在諸臣合四海九州
屬望之情畢而獻之皇上在皇上宜採諸臣之言以副四

海九州屬望之情故二老歸而周盛四皓附而漢興從來
輿情羣望必不可拂陛下不自愛其君人心何然而又非
獨此也臣又以人心之叵測推之而知皇上愛身之爲急
也皇上一心左右之所以窺伺而投間抵隙者甚多而度
今日之最重莫甚乎柔曼之雜進而間易以投隙易以乘
皇上一不察而爲所中從此憂危防微之言不經於耳賞
心快意之事不絕於前精用而不已虞其竭形勞而不已
虞其傲至此而始言培養乎晚矣言及於此則今日之早
爲皇上慮有最重於此最急於此者乎乃所以防此欲念

無他焉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救火者盛水以徃人君講學以防未萌之欲則所爲盛水以救火之具也講大學慎獨之章則必研幾於閒居寢處之際而幽獨無肆講孟氏寡欲之章必致嚴於聲色臭味之間而行幸有節天德之剛爲主於內則人欲之私退聽於外賢士大夫日與爲親宦官宮妾則日與爲疎語曰天下大器也置之於安則安置之於危則危君身亦然在君之所置之臣願陛下遠紹六經孔孟之遺言近體祖宗先帝之深意俯憫四海九州之屬望密防前後左右之窺伺常置

此身於正人君子禮樂詩書之府而此外則常恐其伐於斧斤牧於牛羊茅塞爲閒之不用也而不一置身焉則君德日益清明君身日益強固而萬世靈長之慶恒必由之矣宗社幸甚蒼生幸甚愚臣幸甚臣無任悚慄待命之至天啟元年二月日進

并里疏一

江西省瑞州府上高縣歲貢生黃鼎燹廬瑜選貢生陳其謨爲疲邑逋賦日甚及今拯救有方特籲聖明照例施恩以裕國課以撫殘黎事臣等竊惟上高江西最逋之邑也

近荷蠲舊徵新正慮新者再逋皇上殄滅楚寇之資從何
取辦顧非獨甘頑梗疲日甚逋日甚爾請陳其故上高元
官民糧貳萬肆千零僞漢陳友諒加一石爲二石高皇帝
以師定豫章各罷以舊冊進瑞州黎老人獨以僞漢冊進
後高安伸訴黎老人置磔銅版難更僞荷旨永不加派三
縣皆然上新伸訴無人遂啞口至今爾糧數多里甲亦多
上高每年經催一百七十八名一經催之費有值櫃一役
糧一石帮解銀一錢私用銀一兩共費四千四百兩有走
馬一役馬一匹官工食銀一十五兩近勒經催承克私又

費銀二十四兩共費八百兩有齎送承舍一役經催一名
銀五兩在鄉小民至三至四共費一千兩有承行坐圖漕
南常例一經催六十兩漕米民運常例外又十五兩上年
幸獲官運萬一弊穴再開共費一萬六千七百兩至於比
較刑監提解省府又費二十兩臣等畧數之歲費銀三萬
四千九百兩矣而一經催人多二十人少不能十至少之
人安能供至多之費無可控告相率逃竄今不滿一百二
十里矣及今不爲拯救恐更不能留半也夫田墾可責納
稅人存可責納差逃日廣而蕪日增惟正豈得不缺哉臣

等曩讀邸報見南直隸海州知州陳維恭疏乞省併曾奉
俞旨上高實累令不肯爲上高言上高又無顯宦陳情
臣等今獲上叩儻邀恩照例勅下戶部速行臣籍趨今清
審之時因縣原編四十八團省併爲四十八里再籲明旨
嚴禁前項浮費歲三萬四千九百兩其逃丁蕪糧亦可責
所省併之甲墾納又歲長銀三千兩是一歲三萬八千金
之利也不在官則在民以裕國課以撫殘黎方莫善於此
矣葢乞減丁糧勢或難行里甲省併丁糧如故何難之有
第臣等以各費瀆或卽曰各費禁革其病便蘓若省併不
行此弊終屬不能革也皇上明見萬里恩洽遐方疲邑窮
民喁喁望切臣等昧死謹奏

右具於崇禎十五年五月初九日奉旨戶部知道

并里疏二

戶部覆奏該臣等看得各州縣里甲多寡相沿已久俱無
容復議紛更第當此賦役繁興災荒疊見重以浮費諸害
爲苦熒熒予遺其何以堪今察得上高縣貢生黃鼎彝等
奏請併里革費一疏蓋仰體皇上德意傳布中外敢冒昧
上聞據稱浮賦溢於額編總由里甲繁多之故內云乞減

丁糧勢或難行里甲省併丁糧如故似於足國裕民之前
旨不至相背今除開列浮費各項起自近日者一面嚴行
禁革外其省併里甲一項全在該撫按嚴督司道守令及
今清審屆期細細確察應否照海州例省并於國之正額
必寬於民之浮費必省即通行明白具奏以無負皇上休
養元元至意使在萬里如見目前則今日經國救時之最
急者也既經具奏前來相應復請恭候命下臣部轉行該
撫按遵奉施行

右具題於崇禎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復奉旨本內併里

革費事宜著該撫按察明詳議具奏

國朝

汰浮疏一

江西右布政使司臣莊應會按察使臣安世鼎謹奏爲請
汰浮糧以甦民困以宏

聖政事順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奉巡撫臣蔡士英牌前
事又奉總督臣馬國柱牌前事又承准戶部照會內開本
部題覆江西右布政司莊應會按察司安世鼎奏前事內
開近奉

聖旨朝覲首領官面見後如有地方情形及興革利弊聽各官具本奏聞欽此欽遵竊聞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臣等待罪江右謹將瑞袁兩府一地二糧重累三百餘年應革大弊爲我

皇上陳之按舊志元至治二年瑞州府開載田糧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三石有奇袁州府稱是至洪武二十四年瑞州府增至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二石有奇袁州府增至二十一萬七千餘石較之原額浮十萬矣詳考其故陳友諒據瑞州兵餉匱乏於額糧暫借一年此不終日之

計也未幾友諒敗有老人黎伯安妄將借徵冊籍抱獻明太祖希圖爵賞遂照數起徵又歐普祥割據袁州洪武初遣子納降本郡糧民米三升其子失察悞報官斗十升江西南昌等府糧則科田三十畝爲一石二十五畝爲一石者分爲上中下三則追徵唯袁州妄報官斗只五畝八分爲一石此尤顯而易見者兩郡之民非積年拖欠卽流徙逃亡遺累三百餘年前朝撫按屢疏請未革

皇上如天好生與民更始正剔弊作新之日伏乞軫念江西爲天下極苦寒省而瑞袁二府尤江西最凋疲之區與本

勅下該部轉行撫按丈量田畝清汰浮糧俾二府之科與本省之十一郡相準永著畫一之規蚤定樂輸之額實固本寧邦之首務也仰祈

聖鑒立賜施行順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奏三月初三日奉旨著詳察確議具奏該部知道欽此

汰浮疏二

戶部謹

奏該臣等看得江西布政司莊應會等奏稱瑞袁二府以凋疲殘郡科糧獨重遺累已久議請汰糧與各府相準臣

部備查該省地糧瑞袁二府較他府雖地少糧多但數內科編緣由臣部並無元季明季冊籍可考請

勅下該督撫按備查元季明季冊籍瑞袁二府科糧獨重或地係膏腴或從前誤編苦累有何確據逐一勘實具奏以憑覆請定奪可也既經該司案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

命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順治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題二十三日奉

旨依議欽此

汰浮疏三

欽命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蔡士英謹

奏該臣據江西右布政司莊應會詳稱該司奉戶部照會遵照本部議覆奉

旨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併經臣同督臣馬國柱行同前事隨卽移行江西督糧及該轄守巡各道併行府縣欽遵確查去後隨據督糧道守巡南瑞道會詳前由復仰該布政司速將瑞袁二屬浮糧緣由遵照部文逐一確查的據以憑具

題等因先經該分守南瑞道遲日震分巡南瑞道安世鼎同據瑞州府詳稱據高安縣申稱據合邑鄉紳士民鄧應韜等具呈云該縣署縣事江西都司經歷聶源看得云云又據上高縣申稱據本縣舉人江廷魁貢生羅崑聶煒生員游整鄭九桂黃佐潘杰丁灝等鄉耆鄭國瑞盧期光里遞聶興左學義等呈爲浮糧積苦民命弗堪

新恩允汰千載一時籲憲俯詳古志亟賜詳請早獲

題蠲以定實賦以固邦本事內稱上高自東漢建邑以來志載民糧不過一千有零自宋至元至治總科官民糧三

萬五百三十六石九斗四升八合內標撥蒙山煉鑛工本
原糧外實徵民糧一萬七千九百三十八石一斗五升九
合禍烈於僞漢陳友諒竊據瑞州每石民糧倍加徵爲協
餉米遂編增倍額迨明朝初有高安奸民黎伯安殺人媚
人各郡將勝國以前冊進瑞州三邑獨以僞漢倍數冊進
故洪武年間上高虛增爲官民糧四萬九千七百五十七
石八升三合六勺後三縣里民赴愬黎雖磔誅而版籍已
定僅荷永不加派之旨嘉靖時知縣柳本泰又因水推沙
塞之田奏准清丈查額載官糧五千三百並無寸土俱於
民糧內陞科官糧其民田推塞又虧其數復於魚米內派
補推塞是民糧之浮而益浮瞭若指掌迨崇禎十四年有
本邑貢生黃鼎彝盧瑜陳其謨等詣闕有減浮併里之奏
適因時會相左雖蒙俞旨未荷實行幸我
大清應運蒙撫院李按院吳招撫部院孫深痛瑞屬浮糧
積苦先後

題請奉

旨

該部知道未蒙部覆遺累至今幸奉

俞

旨勘實具奏真乃陽回有脚之春肉及旣枯之骨此上高

三百年之苦累出

聖主一朝之

新恩早賜覆

題俾浮增得減殘民更生

皇

恩憲德萬壽無疆等情呈縣該本縣知縣易道沛看得賦稅原有定式而上高之糧以浮稱也其禍始於老人黎伯安之以偽冊進而流弊遂至三百年前此撫按二院之題疏未荷部覆縣官之哭請莫邀丈勘按賦徒懸其名徵收則無其實憂國病民惟此爲最卑職之痛心疾首非一目

皇

新

矣幸

仁如天

恩汪濊凡入

覲官員許陳地方利弊蒙藩司莊臬司安直陳瑞郡浮糧真代民請命之日也已經部覆備查所屬各縣元季明季冊籍憑據或地係膏腴或從前悞編苦累逐一勘實具奏卑職思周官以九賦定邦式上中下異其名蓋以地有肥磽賦有差等野乘之爲志書者國倚之爲信史也因復奉憲檄立取元明兩季冊籍卑職當搜討本縣者碩藏有元

明志書按元志至治年間總科民糧共三萬五百三十六石九斗四升八合僞漢編增倍額至明洪武年間據僞冊倍徵益爲官民糧四萬九千七百五十七石八升三合六勺夫以上高之田磽土瘠幅幘褊小不及百里之封卽輕徭薄賦亦不堪命况復益以浮糧安望其出水火而供惟正官茲土者幾見免墾誤而冀考成哉卑職確據地方苦累又據額載志書星速報呈伏乞憲臺按冊條例備驗苦累早賜詳請俾與疏題庶

新

綸仰副而輿情俯慰萬民幸甚又據新昌縣申稱據闔邑

紳衿漆嘉祉等具呈

云

該署縣事布政司照磨王好仁

看得

云

各等因到府該本府署印推官駱篋伯看得瑞

郡爲江省極瘠極薄之區而糧獨重屬邑僅三縣原額實糧一十二萬五千七百有奇較之贛建南九諸郡邑多糧少已覺輕重不侔自明洪武初奸民黎伯安害衆邀賞妄獻僞漢陳友諒一年借徵兩年正副米冊誤編至二十二萬五千三百有奇是於原額之外頓益十萬餘矣後黎伯安雖經覺發車殉而冊籍既定相沿不改故當時清丈亦設法奉行高安一則田積九畝六毫遂坐糧一石上高四

則田積九畝三分四釐七毫遂坐糧一石新昌三則田積九畝一分四釐六毫三絲遂坐糧一石童山涸渚亦有科徭寸土尺地皆是倍筭嗟嗟小民何辜於天而獨罹此無藝之征耶賦重則糧逋以一年之入賠兩年之糧無論水旱頻仍饑饉薦臻民間輸納十不及一卽歲稍有秋錢糧漕米完至三四分民力民膏卽已告竭豈真民皆頑梗不終事好義哉官茲土者多方追呼則鬻辦難堪極力請命而民隱壅閼故報最者無一而叅罰者十九豈其催科政拙哉嘉靖萬歷年間題通省疲邑有四而瑞郡遂居其三

錢糧考成十分爲率而瑞郡只從其七無非爲瑞罷疲苦不欲令一郡獨有向隅之泣也然或經奏請而未及部覆或經部覆而未及清汰以故名惠而實不至今幸

皇仁覃布民隱上達納覲臣之入告允部議之勘覆此真瑞民已死而生已骨而肉之會也捧讀部文有或地係膏腴一或從前誤編二語夫瑞郡土瘠民貧載在便覽則膏腴一語似乎難以相加惟冊籍誤編確有左券遠有元至治二年額糧載在舊志者可查近則有明朝嘉靖萬歷年間撫按及監兌主政特疏可查此皆彰明較著行路皆知者也

皇

但涸鮒之餘朝不及夕小民望恩甚於望歲數百年冤抑
苦累得有今日數萬人呼號苦情在此一事懇乞憲臺詳
浮額苦累查從前冊籍速賜申詳蠲豁上孚
仁下協輿情不獨瑞民老幼壯弱萬戶稱祝抑且筠郡子
孫億載百世銜結矣等因該分守南瑞道參議遲日震分
巡南瑞道僉事安世鼎會看得浮糧一項是誠瑞民之鉅
害相沿積苦已非一日矣憶自三則九等成式中邦由來
賦出於田瑞郡三縣更居揚州之最下自古云然如或謂
其遠無可憑也既以質之書記則有縉紳記載方之土脉
則見山阜強半卽歷歷實驗且地土被三日霖雨則潦五
日不雨則旱是故從無全獲之樂歲罕見大有之收成地
之斷非膏腴已可知也夫以極磽薄之區廼載獨重多之
稅其爲從前誤編的係黎老作俑更不問可知矣至一欲
証之元明二代之冊籍灰燼之餘勢難責其悉存幸猶搜
有原刻志書雖非等於賦役之信典亦豈等於無稽之荒
唐其間之開載額編多寡頓爾懸殊再合以鄉耆之所傳
述士紳之所博訪與夫前代之痛心重斂者累疏請籲在
在明備咸皆歸咎黎伯安可爲左券矣安得謂之文獻盡

無徵也哉今奉

聖

政聿新凡一切困民加派無不立除湯火嗟此浮糧是尤
弊政之大者及今不除流弊安底況今厯查累歲徵收從
未足額與其徒博重科之虛名何如直收薄歛之實課既
據該府備查確詳本道覆覈無異懇祈速

賜題覆詳除從前之誤編務復宋元之舊額庶使三百年
既骨之殘黎一旦沾解澤之自天也等因該布政使盧震
陽看得江右乃禹貢揚州之域地勢形勝介山濱河田惟
下下備載古典易於水旱難於豐稔且又差繁賦重在他
省則江右爲至磽至瘠之地而瑞袁二府又江右之最下
者幅幘旣窄人戶稀少田地確薄而科糧獨甲通省考之
志載則瑞屬三縣在元至治年間編戶共一十四萬四千
九百五十有四至明宏治年間編戶僅七萬四千二百四
十有四再考田糧在元至治年間共編糧只一十二萬五
千七百四十三石零至明洪武年間編糧至二十二萬五
千三百五十二石零迨後增減不一見按明舊全書科糧
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二石零稽其田糧自元至明增
加一倍積其戶口自元至明逃亡過半揆厥所由爲明初

奸民黎伯安希圖爵賞將僞漢陳友諒索餉倍徵之冊進
獻遂爲定額奸雖伏法籍未得改以致戶口益耗田地益
荒夫元以十四萬戶之民了一十二萬之糧自古相傳猶
稱民難堪命迨至明季則以七萬戶之民而完二十二萬
五千三百五十餘石之糧苦累已極此瑞民之疲敝不問
可知矣卽遇大有之年官徵至七分民已鬻妻典子而不
能完則瑞地之磽薄又不問可知矣再查袁屬云云以是
二郡之民徒受敲扑逋賦之刑官徒受怠緩催科之罰其
在前朝亦徒受倍歛重徵之虛名也積累相仍沿而未革

民斃杖下官罹叅罰不知凡幾而告汰告減之詞每歲具
控呼籲之口血未乾也當時執事洞燭荼苦屢經上達民
人望恩難下亦屢經叩闡明季止邀有官徵至七分免叅
之旨然猶未及清汰以出民於水火之中幸遇我
大清御宇

皇

仁覃布利弊民隱覲臣咸令入告此誠千載一遇也今據
該道府縣查據士民具呈苦累緣由詳覆前來委係明初
奸民僞將投獻從前誤編又經本司覆覈無異合無呈請
憲臺憐此數百年之重累速賜力請將瑞屬浮倍二十二

萬五千三百五十二石六斗七升四合三勺之糧仍復宋元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三石二斗三升八合四勺之額袁屬每畝一斗六升七八合之誤科減照新喻縣九升三合之實賦如是二郡殘民漸獲生聚國課永可無逋是我

皇

上輕徭薄賦之政大裨於治道矣等因呈詳到臣該臣巡撫江西蔡士英看得瑞袁二府郡縣介在山阜聯亘之區土壤素稱沙磧坵封悉屬山隘中多不毛之土其地之可畊者皆山之畔而澗之濱求其沃野平原實無幾焉夫以此磽确之區可畊者既窄而科糧偏重者蓋緣瑞屬三邑自明初奸民黎伯安妄邀爵賞以偽漢陳友諒索餉倍徵之冊抱獻故爾遂爲定額今雖灰燼之餘無冊籍之可據幸瑞郡舊志尙存考其田糧則元至治間共編糧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餘石至明洪武間則增至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餘石迨後少有增減按現今明舊全書科糧編戶十四萬四千九百五十四至明宏治間戶僅七萬四千二百四十四自元至明田糧額增一倍戶口逃亡一半

夫向以十四萬之戶完十二萬之糧後以七萬戶之民完二十二萬之糧此輕重之數難易之形固昭然可見者再查袁州四邑偏重之故云云其賦稅之倍逃亡減損亦與瑞州相等此二郡之志固班班可考也按戶口之數自宋元至明宏治間已消亡過半而宏治迄今又經數百餘載近來屢當兵燹驚散疫厲傷亡其中消乏之戶又不知凡幾而額載之糧總未減毫末夫人愈少而賦愈覺其重賦愈覺其重而糧愈見其難完所以年復一年轉相拖欠民徒受其敲扑官徒受其降罰散離相繼屍骨盈溝究何補

於國賦也此在曩昔承平時猶多積逋從無完期故牧斯土者曾以七分考成尙不能如期如式蓋無土而輸糧誠巧婦之所難可不問而知者今我

上親政以來洞切民隱諮諏博訪百度維新更令覲臣各陳利弊與民更始此江臣蒞應會安世鼎以身親目覩之大累而為應

求言之直陳儻沐

恩大沛鴻慈軫恤二郡三百年之積困將瑞屬之糧二十二萬五千之浮數仍復宋元一十二萬五千之原額袁屬

皇

旨

皇

之糧每畝一斗六升七八合之誤科減照新喻上則每畝九升三合之實賦庶現在予遺得以安心茲土後來生聚必至盡力正供田野日闢國賦日增實大有裨益矣順治十年九月十五日

旨

題十月二十七日奉旨著議奏該部知道欽此

戶部會同該部知道欽此
奏該臣等看得莊應會等奏瑞袁二府科糧獨重議清浮

糧臣部清查元季明季冊籍或地係膏腴或從前誤編有何確據勘實具奏今該撫具題瑞袁二府志書瑞州府志內稱元至治二年田糧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三石二斗三升八合四勺明洪武二十四年田糧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二石六斗七升四合三勺比元季多九萬九千六百九石零袁州府云前後額數懸絕志書開載甚明國朝有利必興無害不除何獨重累此一方之民似應請減以昭

皇

上浩蕩之恩雖歷來舊額相沿但西江全省遞年荒歉處

處告蠲二府以極瘠之地有倍額之糧責之樂輸勢所不能相應將瑞州府浮糧減照元季之例徵糧袁州府浮糧減照相連之新喻縣上則科徵事關錢糧臣等未敢擅便應請

聖

明裁定恭候

命

下臣部轉行遵奉等因順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題初五日奉

旨

這浮糧積久重困一方應從原額清汰著該督撫飭該府縣官確遵減免無得踵弊混徵有辜德意欽此

請定汰浮年月詳文附

布政司

本司奉戶部咨會部院照本部

題覆奉

旨

內事理欽遵施行到院行司如有奸胥積蠹踵弊混徵以及減派不均者爾百姓人等指名控告以憑立拿正法併飭知各府縣於大堂豎立碑記將奉

旨

緣由並本院題疏仍叙入刊刻仍載入二府縣志之內又奉督部院馬行同前由各等因到司隨經檄行二府去後本司查照瑞屬上高縣明季全書現徵官民田地塘糧四

萬九千七百五十七石八升三合六勺比元額應減浮糧一萬九千二百二十石一斗三升五合減後實徵民糧共三萬五百三十六石九斗四升八合相應呈請 憲臺或以十一年三月初五日奉

旨

之日為始減編或憐賠累三百載即以順治七年為始清汰統祈 憲裁批示奉

撫院批查此項應減解畱款項先據督糧道詳已批行二府限一月內回報今屈指四十餘日尚無呈覆仰司速催凡應減起解者分析各部項下各若干存畱者分析某項

旨

各若干逐細造冊一樣四本呈送咨題減編以奉

之日為始如十一年由單久定再將減編數目另開一單分發散與士民應減者得沾實惠應納者蚤為徵輸除批發原詳外為照清汰浮糧原係二府屬同疏共

旨

今據呈袁屬由單豈可先後送部再荒蕪之數本院已經題明單內應暫除荒止註明候部覆字樣此覆

汰浮呈附

瑞州府高安上高新昌三縣舉人戴國士貢生黃鼎彝生員廖熙等為十三隄最瘠之區三百年重累之苦幸覩

天日維新乞賜減豁以救子遺事瑞州三縣高安上高田皆山亢故以高名新昌又割高上立縣官誌及縉紳載其地瘠山多糧重彈丸黑子之地又皆重山峻嶺府志元至治二年只載民糧一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三石二斗五升先朝洪武二十四年忽增田糧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二石六斗七升較之元額倍浮糧一十一萬因黎老人以陳友諒僞冊私報希賞郡民雖經奏明將黎老人極刑而糧額未及減除詳查志書瑞州府在十三郡獨只三縣而管糧獨多如贛州府十二縣而糧十萬零有瑞州四府

之闊尙不及高安一縣之糧南安府四縣而糧二萬多一縣而尙不及上新昌一半之糧建昌府五縣而糧十五萬多兩縣而糧反少七萬五千廣信府七縣而糧止十三萬七千零多四縣而糧反少八萬袁州府四縣而糧二十三萬零多一縣而糧僅多一萬臨江府四縣而糧二十三萬多一縣而糧僅多一萬饒州府七縣而糧止十一萬零多四縣而糧反少十一萬九江府五縣而糧只四萬零多兩縣而糧少十九萬南康府四縣而糧七萬零多一縣而糧反少十五萬又如撫州大府六縣該一倍瑞州之糧四

十六萬而今止二十七萬零反少十九萬吉安大府九縣該三倍瑞州之糧六十九萬而今止四十四萬反少二十五萬卽南昌首府官志縉紳極稱差賦繁重者共管八縣照瑞州分科該六十二萬而今只五十萬尙少十二萬相提而較瑞之糧重十三府所無亦十三省所無也南贛各府糧一石有收租百二十石者有收租八十石六十石至少收三十石二十石外者獨瑞州糧一石豐年只收十石內外租如此其輕各府之田價銀有值十兩一畝者至少值二二三兩獨瑞州之田除一二人煙稠密處田尙成熟一

畝買賣或值數錢價獨如此其輕其山庄遠田皆一望荒蕪告人承糧避若湯火俱遠逃竄先年民人王乾有疏袁喜有疏貢生黃鼎彝有疏周監兌王巡按陳巡按題高安上疲七分考成征倭征播獨免加派上新雖題次疲八分考成實與高安共一上疲一府三縣從來無陞任考滿之官皆以歉糧叅罰管糧百姓無不監比刑辟之人皆以無田爲樂且本邑則有潛米南米折色則起解存畱外又縣小差煩納復如此其重在未加派之先七分八分考成死於追呼尙不計數自苛政槩足十分加派三餉之外又派

離婁營兵及增兵之餉連年水旱兼以偽官援將及天井窩土寇接踵殘破今年高安漕米十萬完不過三萬上高顆粒未完新昌糧米李知縣設法多方幸而及額而折色條餉尙分釐不能完官以爲陷阱民以爲地獄此亦窮則變變則通呼天呼父母之時矣昔元室云亡瑞州獨苦向隅今

大清應運瑞州再見

天日乞電照三百年大苦大累申請上憲會題

勅部詳察志書果否較元至治多十一萬果否較十三郡獨

爲偏累累否屢奉明旨七分八分考成今天下悉隸版圖蠲此十一萬浮額不過大倉穉米或以某等誑奏或志書亦難憑乞

欽

差公正之大臣將江西十三府田土盡行文量果否輕重大懸苦樂不均將水田山田本折輸納俱頒畫一則例田一畝通作若干丈糧一石通作若干畝糧一石通納銀米若干勿復高下其手多立名目使奸胥得以舞文愚民獨爲吞噬將十一萬浮額盡爲刊減或將此十一萬均派糧輕各府如各府爭執不從請做舊制狹鄉徙寬鄉之法某

等情願以糧十石換贛州南安各府二三石庶足以塞其口而服其心乞擴天地父母之心甦火熱水深之累萬世賴固版圖子孫世爲臣僕矣爲此具呈者順治二年 月 日呈

黃鼎爨汰浮始末云順治九年壬辰

世祖章皇帝臨軒召各省覲臣畢集而詢其所轄郡縣有大
利大害累朝未興未革者咸口奏江西覲臣莊公祖應
會安公祖世鼎遂以瑞州糧壹石僞漢作貳石征明浴
而不改事聞

世

祖章皇帝惻然遽命二臣退而補疏批行疏上浮額糧十

萬石一朝獲免所可嘆者上高志載糧數元與明不同
未載其所以不同之故然元官民糧共二萬四千八百
九十二石有奇明官民糧通筭共四萬九千七百五十
七石有奇一石作二石徵明甚及部文到司司取府誌
驗報高安乃出其正德十年高安鄉紳胡公鎮等所重
修府志以進其誌載元額於上高則縣志所載官民糧
二萬四千八百九十二石有奇加爲三萬五百三十六
石九斗有奇於新昌則官民糧若干加爲若干視上高

又多夫上新加高安減可知矣乃郡得府誌遂不俟縣志到而遽以報司司據府報部部據司以聞遂蒙

上高僞漢一石作二石征

國朝作一石七斗減新昌僞漢一石作二石征

國朝作一石六斗減夫以事理論之僞漢一石作二石征瑞州三縣必無異同何以高安多於上高上高多於新昌以事實論之高安田一則科糧減後一畝止糧四升有奇上高田四則科糧通筭減後一畝糧尚八升有奇高安糧一石減後租額穀三十石以上四十石以下上

高糧一石減後租額尙不及二十石十五石新昌亦然且高安所進府志重修於正德十年而上高縣志重修於嘉靖三十三年相去纔四十年豈有府誌重修而不取縣志對驗縣志重修而不取府誌對驗者乎上高志載新昌志不載上高志僞上新志載概同高安不載僞當誰屬哉然沾惠雖殊而我

國家沛前朝未有之恩

仁覆如天筠民之食其澤者當頂祝於無旣矣

蠲免疏一

江西撫臣董 謹

奏爲民人罹災已極田畝荒缺過多備述慘苦情形亟請
題豁以救荒亡事據布政使劉詳稱據南昌府詳稱據寧
州申稱士民徐淮等具呈云該寧州知州徐永齡看得
云該本府知府周士璿看得云等情又據瑞州府詳
稱據上高縣申稱爲泣陳疲邑逃絕之慘急救殘黎焚溺
之災懇乞詳豁以拯流離以保危疆事內開據鄉紳聶燁
游以義游整等貢生簡仲黃棻曹崑等舉人李凌漢况文
英劉應騰等生員鄭燃潘杰沈日升趙應對王鼎堅黃佐

等鄉耆楊可搜等經里况榮孫等連名狀呈前事內稱有
民則有土有土則有賦無食則民無所依無民則賦無所
出上高地居山麓田土砂磧不禁旱潦兼以兵戈蹂躪戶
口凋殘有不可勝言者從前荷上臺愛養多方招徠哀鴻
稍集一切正供猶可設法輪將不意康熙八九兩年又遭
旱魃爲虐馮夷四布籽粒無收滿目鳩形已屬難支最慘
者康熙十年春末夏初霽雨連綿瘟疫較重夏秋亢旱瘡
痍交侵可憐家家聞啼哭之聲處處抱死屍之骨路無行
人村絕煙火或一畝而四五甲者或二三甲者甚有畝甲

逃絕而空存版籍者一片荒涼通邑空虛殆有不可聞者矣某等情切水火懇恩賜題豁免俾熒熒子遺出湯火而濯清泉等情到縣據此該署縣事本府同知金懷玉看得國家定惟正之供小民効輸將之誼然必地闢民聚而後賦足額盈未有民逃而地不荒地荒而賦不逋者也上高地居山麓田地磽确又兼年來旱潦頻仍災肯迭見迨至康熙十年夏秋之交不惟奇旱絕粒無收又且瘟痢交乘人民死逃幾盡現今如黃村土橋馬嶺將軍廟等處四十里人烟斷絕幾百村雞犬無聞今查本縣一百六十七畝

無畝不有逃甲無甲不有逃民以致拋荒田地共六百三十七頃畝零逃亡人民共五百零一戶計缺額條銀三千九十餘兩漕米缺徵二千三百餘石是死亡者既無九轉之丹缺額者又乏點金之術卑職焚心拊胸惟有搔首而問青天今據士民紛紛立庭情詞急切既不敢爲今日地方隱諱又不能爲後日地方包賠除逃故缺額丁口見在審除另冊造報外合就造具荒蕪細冊申請詳轉題蠲俾未死未逃之殘黎得免包賠之累庶不致於他徙矣等情到府據此該本府知府劉登科看得上高一縣地處山谷

土性砂磧卽歲當大有計一歲之耕穫猶不足完一歲之正供一遇旱潦則顆粒無收窮民實難堪命自康熙八九兩年連遭水旱之後更加康熙十年夏秋酷旱徧地赤烈五穀絕種又兼瘟痢四佈家家傳染以致餓殍盈於道路燐骨遍於郊原我心匪石寧不爲之痛哭流涕乎且民逃則田荒田荒則賦缺今若問之同里同甲是已逃者不能使其復歸現在者勢必相率而去貽害於國計民生豈淺鮮哉今據該縣具造逃絕清冊詳報前來卑府雖愛民有心而點金無術合爲亟請轉詳題免庶未死未逃之孑遺

可解倒懸矣

云又據吉安府詳稱據廬陵申稱進士賀

世封等具呈

云該廬陵縣知縣于藻看得云據吉水

縣申稱據衿民李雲音等具呈

云該吉水縣知縣王雅

看得

云該本府知府郭景昌看得云各准督糧道咨

移南昌九江二衛屯田荒蕪據九江南昌兩府申詳

云

本道覆核

云各等情該布政使劉捷看得江右土瘠民

貧兼以兵燹之後人逃田荒賦稅缺額殘壞已極迨順治

十八年以來地方各官設法招徠多方撫綏雖元氣尙未

全復而熒熒孑遺猶能勉強支持及至康熙八九兩年災

害頗仍饑饉洊臻竭力補苴官民已屬難堪不意至康熙
十年非常大旱夏秋絕無滴雨顆粒無收瘟疫流行死徙
逃亡有數村斷烟火者有數十里杳無人行者有百里荆
榛滿目黃萎者如此情狀目擊心傷如南昌之寧州瑞州
之上高吉安之廬陵吉水此四州縣併南九二衛真有鄧
圖難繪者若不急爲拯救則已逃之人不可招徠而未死
未逃之人爲缺賦率累勢必盡逃盡死前已備將各州縣
詳報慘苦情形通報在案奉院疊駁嚴查行據各該府回
稱實因旱疫交侵死亡過半以致拋荒俱經勘實備造荒
絕頃畝冊結詳報到司至各州縣逃荒丁口據稱現在清
審除另冊開報外相應據實轉詳伏乞憲臺軫念凋殘至
極爲民速

題請

命

庶未逃之人不致盡逃而未荒之田不致盡荒矣等因到
臣該江西巡撫臣董看得江省寧州上高廬陵吉水四州
縣南昌九江兩衛據布政使詳稱康熙八九兩年荒旱更
兼康熙十年旱魃異常繼以瘟疫交侵人民死逃田土多
荒詳報到臣臣駁查再四今據回稱實因旱疫死逃以致

錢該撫疏稱實因瘟疫死徙以致田荒丁缺取結具題查該省節年錢糧俱係全完即康熙八九十年該撫題報被災臣部俱照分數覆准其蠲免在案今該撫雖稱田荒丁缺未經親身踏勘事關豁免錢糧不便遽議相應請

勅

該撫減從親行踏勘明白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六月初七日具

題本月初十日奉

旨

依議

蠲免疏三

江西巡撫臣董謹

奏為人民罹災已極等事竊照寧州上高廬陵吉水四州縣以及南九二衛荒田奉部覆

勅

臣親馳踏勘臣欽遵減從親往勘實廬陵縣共荒田一千三百四頃六十一畝零吉水縣共荒田一千六十七頃六十一畝零上高縣共荒田地塘六百三十七頃零寧州共荒田地塘一千八百九十四頃四十二畝零南昌前左衛共荒屯田地一百五十四頃四十四畝零九江衛共荒屯田地三百七十四頃八十八畝零並無虛捏情弊至荒田

細數清冊先據藩司造報業已送戶部在案臣謹具疏伏
乞

皇 上睿鑒閏七月十九日

題八月二十九日奉

旨 該部議奏欽此

蠲免疏四

戶部覆

奏臣等查得先經該撫題稱寧州上高等四州縣併南昌
九江二衛因康熙八九十年荒旱異常繼以瘟痢交侵以

致田荒丁缺將荒蕪田地數目造冊

題請豁免臣部以該撫未經親身踏勘不便遽議請

勅 該撫減從親行踏勘明白具題今據該撫疏稱親往勘實

並無虛捏情弊等因題覆前來查廬陵等州縣衛既經該

撫親行踏勘並無情弊其荒缺錢糧應准豁免將免過銀

米項數目造冊報部仍出示曉諭務使小民得沾實惠

如有濫徵情弊聽該督撫指名題參至荒蕪田地相應請

勅 該撫速行設法招墾可也九月初八日

題本月十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

詳請蠲免文附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畢宿爲謹陳地方苦楚伏候加意蠲緩以撫孑遺以奠殘疆事照得上高縣土瘠民貧山童水涸係江省首疲之邑與萬載新喻接界視高安新昌迥乎不同自昔已然於今爲甚况寇兵踵至繼以旱潦疊臻一死於鋒刃再死於饑寒而人民零落已死過半止剩一二士衿撐持荒土奈何瘟疫復行死亡不可勝計也田土荒蕪人民稀少此固年來積苦新吏不敢再瀆唯有最傷

心者今春霖雨爲災害麥爛秧人人絕食戶戶無煙本地鄉城遍覓顆粒以救殘喘不可復得間有肩挑所來異境貸賣之米似爲饑民續命之膏然米一斗價銀一兩五錢雖素封之家亦覺金盡而糧空乃殘孑苦民囊無半點買賣何從僅有見米徒悲吞聲待死而已至於剪青草以救饑腸酌白水以療枵腹負妻投水棄子遠逃種種不枚舉其一二未死之士衿及邛壑孑遺之子女幸遇南昌朱販戶券借粗米得以不死然借米二升定議還稻一石此時救死不贍奚暇再權子母及今秋成稻熟而救死情深

取償甚迫是一戶所收之稻又不足以還一時所借之米
場圃既盡口腹遂空士矜煑字仍復不能克饑矣子女投
梭仍復不能宿飽矣逃亡在外仍復不能歸耕矣卑職受
事茲土甫入境而街居舖戶落落如晨星之散及登堂而
衙門護從蕭蕭若秋葉之飄草木盡擁城市房舍皆成瓦
礫五更寥落無報曉之鷄聲百里荒涼乏守村之犬吠是
目擊故爲傷心卽耳聞亦應墮淚聞有妻難望夫之歸而
孤鸞泣去聞有父難得子之養而舐犢徒嗟聞有折棟櫟
以給炊爨而炊爨苦於無米聞有挈田地以付耕種而耕
種苦於無人是向也徵比尙在窮民而今則窮民何所矣
是向也逋負尙有遺田而今則遺田誰受矣哀泣連聲哀
辭盈案無時不訴啼號之苦無日不警嘯聚之虞卑職惴
惴莫知所措伏查各年錢糧委係緊急軍需敢不竭力催
徵亟圖完解恐法硬民疲威施莫受案查一二年止得一
二分三年所完一分不足至今四年已終尙未徵及些微
夫豈前任印官怠惰使然卽就七月南昌經歷委署言之
歷任三月正當秋成易於完納之時經廳嚴刑峻法無所
不至日斃杖下者不可勝數僅追完數百餘金值今殘年

百姓艱苦倍甚卑職若不加意撫綏百姓棄產逃竄自不必言而來歲收成一無所望卑職日夜焦思救荒無計前奉司頒檄內開部覆院疏奉

恩

旨仍聽兩臺再行確查果係顆粒無收者方准全蠲煌煌部議教邑有生只今三年錢糧已沐

蠲免該年應納正項理宜遵解第念上高疲邑荒蕪無餘逃亡殆盡此時有骨可敲無肉可割欲以一歲而供三歲之賦此萬萬不能之事也懇祈憲臺重念殘黎聽從部議將二三年錢糧或賜

題蠲或賜寬緩至現年錢糧委曲勸輸隨征隨解從容片刻之徵輸優裕百年之休養卑職幸甚地方幸甚順治四年 月 日

附詳請開豁荒糧稟

署瑞州府知府瑞州府同知蔣允修謹稟竊思卑職仰蒙憲臺恩植五載捐軀難報犬馬私誠惟有焚祝茲具稟者竊念服官原以爲民雖位處閒曹未便越俎而地方疾苦有所聞見固不敢不上達也如上高歷來荒累通省共聞卑職前詣該縣徵比積欠告荒者蜂擁而來不忍目覩思

重修上高縣志卷九
三六
欲備呈情狀恐干

新例之嚴未敢旨味披瀝茲捧憲牌親勘真千古隆遇卑
職有不敢不稟者除該縣今夏被災水旱踵至另具詳報
外惟照上高土瘠民貧江右稱最前朝至今從來舊矣自
大清定鼎而天塲賊橫殺於賊殺於兵死亡殆半續遭丁
亥奇荒死於病死於饑溝壑爲填嗟此民命生全無幾由
是膏腴鞠爲豐草村落悉屬叢林極目無煙徧成虎穴惟
藉牧斯土者多方撫救庶幾少甦餘息何丈量之令屢下
不遵履畝清查編審之檄倍嚴冊籍猶然依舊

恩

朝廷未始禁其報荒乃荆榛遍野邀

蠲豁者未及十之一二而逃絕仍坐虛賠

功令亦嘗責之開墾復紙筆爲功列數上達者又盡托空

文將陞科更多重累卑職五年來仰見憲臺爲

國恤民時屢饑溺何司牧絕無仰體致民隱不能上聞其

歷來矇上罔民之弊踵襲成風一朝摘發卑職似不應言

然憲德如天保民猶赤廣詢利害不次頒行見聞旣確奚

敢仍蹈愆尤以干斧鉞卑職又有不敢不言者且也邸報

有部院差遣大臣之議雖未奉行嗣後亦所不測儻經巡

慝必致扳轅禍貽匪小卑職又不得不言矣查上高額立五區每區或三四十畝不等每畝分十甲通例皆然其如有高名而無克甲之人者比比矣隨詢其故據稱故明萬曆年間舊戶也名曰久絕甲絕矣糧從何來丁虛矣賦從何出卑職逐一按冊詳求有畝止有一二甲克應者餘盡逃亡亦有四五甲克應者餘稱久絕且有畝而無甲有甲而無人致里甲空懸數十戶之丁男已絕因有戶衆流亡數十戶之鈔串獨肩求其全區全畝全甲全戶者不可復得鴈形鵠面殘疾疲瘡瞎之慘目聞亦傷心皆緣向來縣令日事招流遍給免舊徵新之

恩

詔總爲掩耳盜鈴故一官郵事逃竄紛紜新任牌招哀鴻復集民跡去畱類如蓬轉猶賴憲恩遇水旱連歲報災以蘇殘喘否則流離載道不識作何狀矣

聖明世奚堪是乎卑職代庖似無民社之任仰承憲德恤民至意不敢少有顧忌如以職言非謬叩請憲臺拯溺救焚擇委能員詣縣遍將上高境地沿鄉親丈某區某畝某甲字號久荒田若干換號清書分別荒熟二冊併將各區畝甲照前例編審清查某甲戶現在人丁若干丁某甲糧

現在熟糧若干石概將人丁久荒糧數盡行開豁或數戶而合一戶或數甲而併一甲或數畝而集一畝另將絕丁荒糧彙立一區毋入現在人戶滋累如是則暫歸之民不復思竄將見外逃者聞風踵至未絕者生齒漸繁庶數年開墾可濟國儲矣現蒙憲駕親臨目擊荒蕪情狀或俟清荒編審之後再懇憲恩施起死回生之澤概賜題請邀

恩

除豁則敖邑殘黎出諸湯火萬年永戴家誦戶祝世世不緩在斯舉也至現年協兵二餉卑職竭力督追奚敢蹈遲誤之罪此係地方情形卑職不揣負罪披瀝伏候 憲裁爲此具稟須至稟者康熙七年 月 日

蘇轍
蘇轍字子瞻，眉山人。嘉祐二年，以文章名。初，轍與兄蘇洵、弟蘇軾俱以文學名。轍少知自愛，不事進取。嘉祐初，以進士中第。歷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其文汪洋恣肆，見道深遠，高才天授，不可及也。其詩文皆自出胸臆，不為律呂所拘。其為人，剛直不阿，不事進取。嘉祐初，以進士中第。歷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其文汪洋恣肆，見道深遠，高才天授，不可及也。其為人，剛直不阿，不事進取。

記一

宋

建儒學記

蘇轍

古者以學為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約之膠庠，示之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母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也速。然考其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為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

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辭氣從容禮樂之中未常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所以藏身如此其固後世益衰漢唐之際廢禮而任法以鞭扑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爲武城宰以絃歌爲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屬邑介於山林之間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道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率出力以繼其事不踰年而學以具莫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役獄訟不諉其務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倦知其爲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爲書其事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

題名記

知縣鄭師尹

上高縣在漢爲上蔡在晉爲望蔡南唐改今名屬筠陽其

來遠矣其爲邑者姓氏未之有異余始至疑其闕文邑長者爲余言吾邑素號難治仕者徃徃不樂蒞此土一時攝事苟簡視官府如傳舍莫暇其名之紀余叩其所以然曰吾邑踞高安上游土地磽确高田居大半雨暘稍愆他邑未之害而此民告病矣故雖豐歲而食不兼舖邑之戶萬二千有奇而產之上中者百不四五餘實貧民故緩急無所賴若無名之供未暇悉數大者如兩縣土兵屬自高安來徙衣廩悉取於縣往者漕臺因民言閱實歲計出入所不足者爲錢五百萬蠲放逋負不與焉今之論邑之難易

者必曰財計論財計之豐儉者必曰民力吾邑民貧財匱調度滋廣若此又孰肯舍其所易而卽其所難也是以數十年間類非正員無足怪者余聞之憮然長者徐曰以一邑之賦資一邑之用常惴惴然有不足之嘆夫豈獨土瘠民貧之故無乃賦斂之弗入歟姦欺之不察與抑亦政事之弗修歟夫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上高布縷粟米之征止有此數善爲政者知夫本末源流節用愛民催科撫字並行而不悖則上下可兼足也風俗可歸厚也教化可復行也運天下之道不過此耳况一邑乎

余為之斂衽肅容既而佩服其言久則益信而不疑及其將更也深慮夫遠者之不傳來者之不屑也於是旁搜遠取僅得五十二人併書所聞以識之

浮虹橋記

馮椅知縣

橋曰浮虹循舊名也上高治北而市南一溪自萬載發源合新昌水於兩間下走高安湖廣商旅之所經者保之期會井邑之聘問有無之懋遷舉此問津無所濟者則病涉之嘆作昔造舟為梁命曰通濟嘉定改元令尹趙君伉夫別倣取新倭其壯也越是年辛未夏瀑漲浸壞以沉蓋有

溺焉者顧暫不得展布屬守宰更新上下方棘於財租入必藏則爰立乃倉釋奠有期則爰修乃學館賓無所則爰繕乃驛緒如縲繭焉得力而給諸謀之鄱陽馬君樸慨然領其事稽趙君故籍得浮屠氏優婆塞以董之召父老諭士民而相之度材鳩工經始於六月甲申越九十日癸酉梁成為舟二十舟率四丈有四尺兩舟相距率二丈有二尺有半廣丈有六尺有奇籍以枋視其廣維以索視其長舟兩端為茭防風雨之浸滯也方隅為闌約車馬之失墜也丹雘以塗之粉白以章之炤映炳明如幻如畫遂為一

邑之奇觀人物會通氣象融結名實不浮士女填滿聚觀
以樂既奏功俄有曳杖而歌曰桂施朱兮畫駢舟蝮螻衡
兮貫中流不舉裳兮不濡軌盍行歌兮來遊少焉有舟出
於磐石之間倚聲而歌若和者焉清越而長如出於雲間
試聽之若曰南瀕北岸兮煙水闊蜺露背兮浴明月敖仙
跨鶴兮觀厥成吹玉笛兮渡林樾又歌曰了事兮癡兒不
日兮成之攜手兮同歸邦人兮所思予顧謂馬君曰予二
人代庖於此輒冒焉舉行今也幸而集一不集貽笑罔極
非癡與馬君曰不爲亭榭遊觀而施實德於民豈不賢於

濟溱洧以乘輿者哉使天下吏皆癡則事亦無不輯者矣
予感其言故爲書論來者馬君年未冠亞里選由大學始
得一官方將有爲於昔予老矣卜築林下欲歸而未能者
也

流化亭記

陳有聲進士

邑有合古子男職也宣上之化而達於民惟令爲最親自
學道愛人之意不傳治邑者言政而不言化擊搏先於惠
養撫字拙於催科鉤距者巧於術附益者殉於財其間豈
弟君子有志於化導其民者謹曰迂濶而不切於事由是

重修一高鼎示
民不覲德俗化亦薄而頑者肆焉上高筠外邑僻且陋民
之頑而不馴者間有之漸摩然也值邑闕令吏緣爲奸歲
以不登公私罄竭文移星火上下煎迫欲民之馴於禮豈
不難哉天台張公豈弟君子也辛未之冬來尹茲邑顧民
之未從欲以治也不忿民於頑乃慨然興念曰化之不下
流令之責也民之不若於化豈民漸舊染不可訓誨與習
於陋化之趨於文怙於頑化之返於朴使民心無可化之
理吾不强握其所難苟其陋可移其頑可馴民吾子也父
母之於子豈以其難而遂已乎一之日察俗蠹二之日訪

民瘼三之日窮吏奸凡害可去廢可興已審所先後次第
矣越明年而歲豐訟簡公亦知民之狎其意而期於化也
乃以政事餘閒覽觀臨流之勝訪古道院舊址而築亭江
之隅扁其名曰流化力不窮民財不蠹官材木不趣而辦
工役不亟而來賓友觴豆之樂設焉水陸舟車之觀湊焉
至於面山瞰流晨光夕香浮虹綵鷁左右映帶又有若天
造神設而與境會者於是邑之僚佐訢然相告曰斯亭也
道院之舊而今興之臨流之勝而今得之使吾暇日得休
息乎此宴衍乎此繫公之賜也而所以揭斯名以表彰乎

斯亭之勝者盍相與繹其意乎今夫觸石之雲散而為雨其起膚寸其流至於膏液原野澤潤萬物而無不被穿石之溜疏而為泉其源濫觴其流至於瀾渺川澤洋溢淵海而不可窺其津涯蓋其流也或決之其不流也或壅之耳今吾邑之長宣上之化而達之於民使民信其長愜其意而相期於化豈非有取於決其壅而導之者乎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化之益而不自知也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化之運而不自已也苟優游而求之窮聖賢之所以化遡源流之所自出中庸大德小德之義孟子上下同流之神皆由

是沛然擴而充之豈獨一邑之化而已哉易曰君子教思無窮公之所以教吾民者思極其至而亭之所扁毳太守寺丞周公大書之為邦人榮又足以託諸無窮之傳矣述其所以名以詔來者是烏可已張公名次賢

濟川橋記

江市湘縣

上高市屢經涂修而緯縮蜀江貫乎中舊有浮梁翼然縣治之西開禧乙酉邑宰趙公伉夫撤而新之扁曰浮虹嘉定丙子張公存增而葺之易名望仙歲月寔深材木多腐邑疇病涉相與怨嗟輿梁不成何以濟也攝邑者請於郡

得做舟十餘又創四艘益之凡費錢三十萬噫亦難矣然赤白漫漶罅隙漏疏曾未逾暮已矣余甫入境登橋睇瞻凜乎若貫縣繩絕棧之險川潦犇厯繼復彌旬雨雪泥淖行者圈豚謔謔出出昏厲叫號一履不扶同羣魚鼈爲鬪閭閻一畏途夫赤子將入於井怵惕一念人均有之矧爲邑長於斯詎宜愬然一不動其心舍舊圖新寧安終日邑之耆老謹然而集曰橋鄉對縣治家有羸委歲無淹蓄官府清閒文書簡省後徙於西偏西爲白虎宜靖而衝欲安得乎弗亟改圖禍未歇也余乃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定規

模畧基址揀時日鳩工徒期復疇昔之舊觀適承凋敝之餘力弗給也於是謀諸同僚諭諸邑士或殫其力役或協其貲財有獻梁石之遺者若神廠而鬼輸有發甃甃之藏者若天墜而地出綿襪閭扃一朝湊合意造物者陰相默扶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鳩工於仲春之適律落成於夏五之上澣比三舟而成一梁首尾二梁以四析之爲梁者十爲舟二十有八梁廣丈有四尺修四尋梁間相去一丈跨四蹋道凡四十有四廣三尺而修四鴻淮巨榘衡亘於江翼以楯檻維以紉纜廣可方軌平可轉轂往來剡剡脫

坎窞而蹈康莊矣兩厓石步龔甃密墩南陂隨而北磴疊
控引麗譙轄然無櫺凸者夷霍者袖舳臚餅堊丹蘄蠡明
江水繚縈崑巒環拱石表對峙胎禽翔其顛新亭瞰流修
鱗泳其隈頰而晚之盤盤焉仰而跂之蓋蠢焉士女游觀
日蕩魂怡不自意錦谿勝概突兀眼前超涯截壑矩矱乃
爾若夫巨浸滔天綵蜺聯蜷乎神霄水退波澈黃龍幽潛
乎深囿玉虬浴甲晨光之杳靄也金蛇吐爛夜景之虛明
也柳陰聚船荷蕖搖權秋風砥澗而釣緝垂朔雪縞空而
蜚飄度一盼一睽千趣萬態亦敖峰一奇觀也是役也公

帑亡費民力不罷工七旬而畢咸如其素非肯與數偶疇

克爾邪

賓興莊記

江湘

筠州郡屬邑有三郡邑俱有學學俱有田獨上高田仰燥
租最薄罄一歲所入以廩職員粟猶弗給士爲病亦有年
矣其於鄉飲之容絃歌之音欲得而復聞也不亦難哉今
寺簿婁公紹聃來守此邦下車未幾垂意庠序士類作興
邦俗從化彬彬然有鄒魯之風越明季上高邑境有小刹
曰寶雲一浮屠氏爭爲雄長憊心疲精累載鵲蚌公燭炤

龜卜笑譚剖決人其人廬其居籍其田繇郡及邑顯給養
士費量步晦之廣陋而劑量焉案租簿之多寡而分畫焉
不偏不頗士氣鼓翮噫公之見何其高且遠矣今釋氏之
學徧天下瑤珠殫於莊飾環材竭於輪奐矯陳禍福眩誘
癡疇士大夫其有捐金粟割膏腴以徼福田利益者至學
廩虛士流散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其耳目亦可愧已公
之是舉有三善焉折寺田弱異教也毆緇徒懲惰民也廣
學租勵士心也有是三者豈釋氏罪福之說所能動搖耶
竊嘗思之邑庠舊不養士糧有限也歲丁大比縣官捐已

俸搏他用僅足以廩生員士試於鄉幸與計偕率三月聚
糧然後能上春官今邑庠旣得田租之半以之廩士則士
之來學者養有餘以之貢士則士之與薦者行有贍繇是
而發策決科肩摩踵接以無負賢侯樂育勸駕之美意其
惠顧不溥哉夫學校者人材之所由出也合鄉之秀民以
教養之固將取材爲國家用也而可以薄待之乎賓興賢
能重其事也縣次續食優其禮也去古旣遠此意泯矣公
以厚待郡邑之士士之懷材抱藝者渾涵大造中寧有窮
已耶公之先正大公忠簡國公先生也以直道事寧宗爲

昔名臣家學源委有自來矣公以儒飾吏厘事愛民可紀固多而特於此舉尤見其識政體之本末有非常人所能及於是乎書廼若田畷租穀之數貢士規約之條則勒之碑陰云

修養濟院記

江 湘

夫民窮而無告者必有養此仁政先務也自井田壞王制廢細民窶夫始無以爲養蒙袂輯履貿貿然轉乎溝壑不知其幾千萬人矣有道之士相視太息怵惕隱雖繇內心以生然養民有政廢缺弗修直譚河畫餅耳奚益哉邑有安養院舊在勝果寺前歲久頽圯窮疇失所依寺有田在下林厥壤腴邑胥狡謀得之轉而之他亦有年矣淳祐改元春有以冒占來告者亟委邑佐趙君崇濞覈圖籍量步畷定租額選浮屠氏智顯顯任灑掃之責斂穀以贍其徒晨薌夕燈不懈益虔而又卜地寺旁辟基址剪蕪穢荆安養院一區中爲屋三間翼以兩廡挾以門屋啟閣有扉寢處有室烹爨有具外繚周垣總爲一門易名養濟民有殘疾者孤獨者矜寡者居養其中眠寺租歲入幾何析三之一以贍之不足則發縣廩以益之且聞於臺閫俾邑增

其租非取贏也將以達國家愛養之仁宜廣不宜隘也累
纍寔厖舍勞而安轉餒而飽繼自今庶有瘳乎客有難余
曰韓昌黎觥排異端原道一篇至欲火書廬居而鰥寡孤
獨廢疾者有養則惓惓焉今子盡歸浮屠氏沃壤僅以餘
租之入分給四民之窮豈知所先後耶余應之曰韓子之
欲去異端者思以處窮民也余之不去異端者資以養窮
民也處之則有以歸養之則有以生一也一者何仁也君
子亦仁而已奚必同客曰善廼刻其言以識寺壁淳祐改
元辛丑記

不欺堂記

江 湘

余初治敖邑帑乏郡逋積幾欲投劾自齋襍裝慨然曰志
不求易事不避難昔人皆然廉敏歆盟疆自曩負事出於
人之能爲者僅足揜瑕權制於人之不能爲者動輒掣肘
扶萎起廢補罅苴漏越數月而稍有端緒曩逋鏹六萬緡
今亡是矣有一日暇必一日葺疇不謂宜顧墜身窮器中
訟牒裝懷埃壒眯日期程趣駛嘒葺旁午倥偬誼囂日弗
暇他及獨念邑陋如斯艱於葺理失今弗圖後將愈艱祭
社有壇撤蠹寓而易之葺祀事也化龍有橋闢舊達以通

之作士氣也浮梁摧壓涉者病焉爲之新舟梁表柱朽蝕見者莞焉爲之增華表濟川橋北頰瞰清流又著小亭扁曰鏡清以便游觀望京門東磴衍險傾呀爲石竇復號山湖以濟車徒之往來諸廢粗舉罔匪爲民室處卑陋奚暇顧耶治事之所有正廳霖淖則蓋而展西之偏曰槐堂亭廡下陋日未及晡赫炎當窻東有隙地與粟庾爲比劃然闔明架堂宅中可以治文書可以肅賓旅先是縣治東南陬流化有亭頽垣歊戶斷析委堦雄棟鉅梁蠡有其儔撤亭爲室僉曰可哉乃召匠氏授以程度定新址襲舊礎遷

移榦植恢直規制橫八楹縱八楹怒楠蚪蚪層櫺牙牙栽軒前峙蜚欄高驤階容步武楹容揖遜屏容坐息複廊縵迴譖門華邃頽楹堊壁不侈不陋昕夕視事鴈鶩而行抱牘而前儀型俱稱公餘掃漑庭除樵香靜坐萬境軒豁乃九月中浣克成耆老謹躍以叙而賀曰吾儕生長是邑目擊茲堂凡五遷矣而今始定豈廢興固有數耶旣賀而請名余曰令秩雖卑民社攸寄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者幾何人哉子賤治單父民感而不忍欺國僑治鄭民敬而不能欺西門豹治鄴民畏而不敢欺理政有粹駁則功

重修一高縣志卷九
五四
化有淺深均之爲不欺也作幹事之稱首貽牧民之楷範
汪洋古今輝焯圖史余竊慕之盍以不欺名堂乎耆老又
曰懿哉令尹之名堂也豈徒以燉名夸詡衆庶哉字疇之
要惟誠與信而已金石至堅也誠可通豚魚至微也信可
及矧人爲萬物之靈乎謂世降俗囿民心難以感化者欺
人也謂心正意誠民心未必從化者自欺也前乎宰敖者
奚止一令皆誠且信也雖不求不欺於人人其忍欺乎不
皆誠且信也求人不欺而人固能欺責人不欺而人固敢
欺矣大學之道自物格知至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皆是

也況一邑乎余曰俞因識於壁以自箴焉嘉熙己亥十月
日記

重修城關記

江 湘

上高古巖邑也城週五里蜀水中亘舊爲關者四分峙水
南北所以嚴內外譏出入也綿襪遐邇俶倏歲月漫弗可
考耆老相傳四關不修且壞垂六十載矣榛莽荒榴瓦壤
翳積涉其境如逐坳墊闢其市如卽虛會憧憧往來蕩亡
限制觀瞻弗肅何以警奸心銷亂萌哉余始領邑顧瞻咨
嗟襟抱虧鍊風氣宣洩邑居弗寧宜也司關掌節以聯門

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五三載籍維見可觀邑雖陋陋非一關市比也規剏四門爲邦之邪庸可已乎顧積敝膠轄材不足塞職墜典廢基循序搜舉蝗粟踰期桶整以暇乃召墁斲斬板榦陶瓴甃夷蕘蕝諏訪遺址恢拓而鼎新之水南舊有二門南曰望京望者言歧而望之也今以朝京爲名取楊誠齋所謂筠陽舊是朝天路也西曰宣風風者言風以動之也今以宣化爲名取董賢良策所謂承流宣化也水北二門以次而作東曰禮賢仍舊名也道由禮賢鄉出取尊賢貴德之義也北曰宜豐易新名也壤與宜豐

境接取時和歲稔之旨也四門旣立翬飛翼張弗陋弗奢凝然在望蓋重檐以呀赫啟覆扉之頽洞嶷兮峩峩巨鰲戴仙島而游渤澥劃兮煌煌燭龍銜靈耀而炤崑崙內則街衢洞達閭閻弦直旁則邇房置卒巡敷有常啟以管鑰守以鍵壯氣脉屬聯寇偷屏息於是上高昉有大邑通都氣象旅出於途賈列于肆一灑疇昔卑陋之舊習矣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洞然八荒皆在我闔盜賊矯攘而弗作外戶而弗閉是爲大同大道旣隱私爲町畦城郭溝池以爲固是謂小康噫可以觀世變矣然天下之事凡出於理

之所當然者不容漠然不加之意也今夫立爲宮室通爲
開闔限爲闔繚爲垣而內固以肩鑄人有宅於都者皆然
非因穿窬之爲盜而爲之也由家推之鄉由鄉推之國由
國推之天下一也門成姑記興廢之由以諗來者若夫挈
楹計工夸詡江山拱挹之勝則非爲關本意故不書

慶芝堂記

邑令李公彥

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均一氣也人特秀而靈者故其吉凶
禍福善惡妖祥各以類至應疾桴鼓不可誣也上高之西
距邑八十里大觀二年六月二十有五有五日有靈芝生陳氏

之圃會之得二三十本朱莖黃英爛然交錯敷舒炳煥端
如雲霞之態心雖善繪象不能圖也宗族閭里奔走以賀
穎川生不敢有上之邑曰縣大夫以仁惠慈愛之政涵養
一邦殆其瑞也令聞而儻上之郡曰刺史以忠和愷悌之
政風動千里此其應歟太守不自以爲私上之朝廷歌誦
天子之德爲太平之佳祥上方躬道德以惇信厚退託謙
遜抑而不受若曰陰陽至和之氣薰陶生植之自然耶余
聞曰吉凶之報豈偶然哉此乃崇寧睿主追述先烈以孝
理天下筠之守令承宣風教達之民而不壅陳氏能從上

之化以孝行卓出鄉閭間此芝所以為國家祥為穉邑瑞為陳氏慶一也陳氏名彥輔學為儒者也少能沈靜有守孝友嫺睦為眾所推服父名遠隱醫雖無志於學而慈愛禮遜出於天性能周人之急施貧窮上下百里間以砭劑活死者不可計四方士來者咸食之門下累月不厭真可尚也園中有堂名慶芝求記其事余固樂道人之善於是乎書

蒙巖禱雨二洞記

蔡大年

蒙山距上高邑治之南四十里界乎山之巔有二石洞相

望數百步許人以上下洞名之圖牒無傳而父老言唐故道明禪師遇蒙則止之地也人世祠其洞以禱雨應若桴鼓往往旁近郡邑咸奉祀焉三年夏旱甚七月己巳縣大夫臨川李侯惻然疚懷乃虔恭帥僚屬祈之洞中還甫及郭雷電交至自晡雨至夜半平地水盈尺已而霈澤彌旬遠近沾被歲得中熟越明年夏復亢陽六月戊子侯復與吏民步禱祠下是日也雲物之變不減先歲夜分乃雨己丑越辛卯大雨三日而止於是一境歡呼相與動色而山中之人皆欲紀其異且以予從侯游此山而得其詳也乃

謁予記焉惟茲山穹窿崔巍去平地不知其幾百尺也巖深谷幽壁立千仞而洞之邃深又不知其幾百里也上洞不可遊歷玉沼當戶泓澄紺碧臨其旁肌體生粟不可俯睨而矚惟下洞舒豁可具燭以遊故好事者得寓目其間自洞戶而趨直石室焉縱廣可十尺循石室之東有冽泉焉其音琮琤若漱鳴玉凡祈雨者必酌載瓶缶以歸謂爲聖水由泉之兩間或陟或降崖斷而更續路窮而忽通仰而望之磬石隱然有似仙蛻其上者佛髻纍纍可數則謂之羅漢坐是也又有巨石屹立巖間疑若上下無所附麗

視之使人凜凜畏其將仆則謂之無根石是也客凡至者悉棲息其上最後有看經石臺者其平如砥獅子石者其攫如生復有石鹽石果之類千態萬狀不可殫名雲烟葱籠今古一色吁是真仙靈之所窟宅者耶不然何以威格精神指揮風雲若是其速也先是大夫之始至執祀事也神靈顧答變化尤夥修蟒伏其前而若相迎仙鼠飛其內而爲之前導觀者贊嘆以手加額然而近於語怪故不盡談耳大夫行將上其事郡國以紀山泉之靈矣因書聖境之大概所以感雨之迹如此使後來者有考焉大觀四年

七月戊戌宜豐蔡大年記

雲藍橋記

張楠

上高招提八十餘區惟蒙山聖濟蔚號名藍前瞰流水爨石爲梁普度往來鞏固雄甚余傳聞舊矣因平田託宿遂獲觀賞其上首齋公戒行修潔理性通悟言論灑落殆邑緇之白眉者也且見語曰此山絕嶺有二洞乃神靈窟宅每雲氣滃然出焉則是境必雨遇歲旱官吏祈禱應不旋踵故四方遠近占雨暘者雖他山環列獨望此山雲氣之隱見以爲信茲欲以雲名橋而願記之可乎余答曰善哉

以名藍雲氣之異而石橋跨前然則揭名雲藍橋乎出信制義爲雅稱矣昔唐永州境有袁家場由場而西南得石渠由石渠西北下得石澗民皆橋其上亦無甚奇詭也文人柳子厚尙記之夸示來許矧茲勝概可無紀耶故作數字以叙其實云

重修門樓記

章穎

瑞州屬邑曰上高得贇宰張侯名次賢以嘉定四年來知縣事吾聞張侯之來斯邑也以儒道得民以經術飾吏不陋其邑不鄙其民寬不至於弛嚴不至於苛一年而民安

之二年而民歌之三年而其政成矣於是乎繕修之議起焉不於燕處而致丹雘之飾也不於遊觀而興土木之工也獨於縣之門因樓之舊而新之樓自紹興十有三載謝從事安行重建已七十餘年朽將壓矣侯之來也首以此存之心而未暇舉曰信吾令所當先也令之未信何以行吾政曰裕吾民所當先也民之未裕何以施吾教上高實望縣東北距州百餘里南與吾邑接日聞賢侯之政聲樓成函書來告而求記之穎竊謂官無崇卑皆可以行其志事無小大皆可以觀其政昔者衛經戴公之時齊侯與之

門材宋人伐鄭取其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是皆假力於他人取材於他國侯則無是也侯固嘗思之而得之矣初則憚勞以將重費詔書具存炳若日星昔者官宇間架之數去之日載之於卷法度森嚴至今人猶能言之侯之於此其思之也熟矣又况百里之地古子男之國有民有社宮室之隆殺塗墍之修廣皆有數度門爲一邑之輻輳樓爲一門之冠冕其可忽諸始工於今年之六月畢工於八月之中浣遠近士民莫不交口稱贊益知官府之尊嚴復見大平之氣象云嘉定七年九月日記

重修縣治門廊記

縣丞朱邁

上高縣治公宇之定知幾年矣規樞粗爲具體嘉定甲戌侍講正言張公之爲宰也更新縣樓輪奐翬飛始爲壯觀然一樓之外大抵歲月寢久日就敝陋門廡吏舍又其尤者竹椽蠹腐瓦礫飄墮傾欹岌業若將壓焉前人豈視爲傳舍而恬不加意哉蓋以財用煎熬期會逼迫朝不及夕若救頭然僅能支傾補罅徒苟目前語及革故鼎新則口呿然而置對嘉定戊寅孟陬長官趙公交篆視事卽慨然有意於此歎曰縣令乃親民之官縣宇乃近民之地今門

廡傾壓如此何以聳觀瞻重官府於是度其材量其用窒塞蠹源搏節浮費瓦石竹木日積月累暮年而西廡成再暮而東廡備三年而門觀巍峩煥然新帑不加費民不知役是舉也不甚偉歟落成有日召余記之公玉牒也名汝笈字景師寓居四明登丙辰進士第今爲奉議郎嘉定丙辰臘月記

按嘉定以戊辰改元趙公以戊寅任上高三年序作丙辰恐誤

重修上高縣志卷九終

重修上高縣志卷九終